

“木犁书系”缘起

20 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源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 45 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

者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路，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心，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严家炎、吴小如、谢冕、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黄克剑、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阙国虬 黄旭

1999 年

“风雨文丛”献辞

献给您的 12 位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耕耘“自己的园地”的著名学者的学术随笔自选集。他们从“五四”的历史氛围中走出来，把眼光投向远古的迷惘，又关注着眼下的变迁，从文学及于人生的诸多方面，自然有着深广的感慨和感悟。因其“学术”的因素，不免凝重和透辟；又因其取“随笔”的形式，自有着无拘无束的随意、轻灵以至于散淡。“散淡”也许是中国文人传统的一种极高境界，以悲悯之心，拥抱万千世界，乐山乐水，深入浅出，以“问”求“学”大而变化之。

“五四”也许是 20 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最为丰厚的一笔遗产，因此，它也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说不尽的话题。我们将从辑在“风雨文丛”的 12 本书中听到他们的叩问和解读，也感受到他们的思索和困惑。其意义也许远不止于此。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回味着逝去的昨天，期待着明天的太阳，此时恰好听到了他们对历史的追问，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联想？

阚国虬

2000.5.10

目 录

- 1 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
——《倦眼朦胧集》自序
第一辑 鲁迅述林
- 9 鲁迅的魅力
17 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起点
——纪念鲁迅到宁求学 100 周年
22 时代的剪影 生活的实录
——读《鲁迅日记》
29 透视鲁迅心灵的窗口
——读鲁迅书信
40 世界文学中的鲁迅
45 鲁迅与 21 世纪的对话
——在韩国汉城新罗饭店王朝厅发表的讲话
- 第二辑 五四寻踪
- 58 中国五四运动 80 年祭
67 《威权》与陈独秀被捕案
71 中国现代史中的一项趣料
77 “张扬个性”与“牺牲个性”
——从郭沫若的《女神》说起
81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

- 90 斩断纲伦 功不可没
——浅谈五四运动的反封建精神
- 94 杂谈五四时期的“思想自由”

第三辑 人物剪影

- 101 胡适故乡行
- 107 傅斯年其人其事
- 113 章士钊面面观
- 117 《情书一束》与《情书一捆》
——鲁迅与章衣萍之一
- 121 《枕上随笔》及其他
——鲁迅与章衣萍之二
- 125 杨荫榆是怎样的人
- 129 鲁迅为何与顾颉刚势不两立
- 133 琐议闻一多
- 138 我在花篮里插上了百合
——怀念戈宝权先生

第四辑 艺文札记

- 147 “但见奔星劲有声”
——喜读毛泽东《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 150 附录：毛泽东七绝二首
纪念鲁迅八十寿辰（1961年）
- 152 顽主的“仿生学”
- 155 鲁迅与陈衡哲：谁是第一？
- 158 鲁译与胡译

- 160 鲁迅的婚礼
- 162 别给鲁迅添乱
——从鲁迅与麻将说起
- 164 窃火者的悲哀
- 167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 170 “王瓜”与“乌鸦脚爪”
——周作人的宽容与不宽容
- 173 从两条注释谈起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问题
- 176 永恒不会生白发
- 179 纪实作品领域也要打假
- 183 作伪和辨伪
- 187 钱钟书先生帮我打假
- 190 自由和爱情的歌者
——裴多菲·山陀尔在中国
- 193 永远和人民相亲近
——纪念普希金诞生 200 周年
- 197 关于左联的随想
——在纪念左联成立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205 关于陈毅的《归国杂诗》

第五辑 宝岛文情

- 218 侧影
——参观台北胡适故居
- 224 无言的诉说
——参观台北林语堂故居
- 230 台静农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 236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访梁实秋公子梁文骐
- 245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在台北与李敖聊天
- 252 认准航道，飞出美丽的线条
——关于“台语文学”的对谈

第六辑 序言跋语

- 259 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序
- 269 让人生充满“诚”与“爱”
——《现代人的呐喊》序
- 274 不平则鸣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序
- 277 做一个有根的人
——《鲁迅写照》序
- 280 “她在丛中笑”
——《鲁迅杂文读赏导引》序
- 283 五四前驱 国学健将
——《钱玄同文集》序
- 292 昔日的辉煌
——波兹德涅耶娃著《鲁迅评传》中译本序

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

——《倦眼矇眈集》自序

我做过当作家的梦，但没有做过当学者的梦。

然而，我现在似乎的确厕身于学界了，而且头上“纸糊的假冠”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怕，仅各类人名词典给我加的头衔就不下十几种，诸如“世界名人”、“中华精英”、“兴国英才”、“创业精英”、“杰出人物”、“中华魂”……吓得妻子瞠目结舌：“哇，像你这样的人就叫做学者？！”

妻子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她最清楚我的学术根柢：小学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中渡过的。母亲当时在难童学校任教。4岁的我因为无人看管而混进了小学，留下的记忆是头上长过虱子，上课尿过裤子。小学

毕业前夕目睹了国民党抓兵拉夫，国统区通货膨胀，真正感受到腐朽到那种程度的政权如不土崩瓦解，实在是天理难容。解放初期一边上学，一边养猪卖菜；准确地说，是早上卖完小菜再上学。一身二任，学习成绩自然一塌糊涂，惟一的优点是“热爱劳动”。中学6年倒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度过的。不过因为穷困潦倒，在风华正茂的同学群中是属于“丑小鸭”一类人物。仅仅因为数学几乎年年补考，学文便成了我毕业后的惟一出路。升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当时又偏偏因为冤假错案而被开除了公职，在湖南长沙郊区的马路边锤石头谋生。如果写出一篇纪实性的文章，我升学的美梦肯定会成为泡影。幸而我当时发挥了最佳竞技状态，鬼使神差般地编造了一篇革命故事，把我的母亲虚构成了一位因替八路军隐藏枪枝弹药而被日寇活活烧死的巾帼英烈。这篇文章肯定感动和教育了高考作文的评卷老师，我的语文成绩出乎意料地得了高分，因而17岁的我顺利进入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

大学5年是连续读下来的，没有跳班，也没留级。但与其说是“读”，毋宁说是“混”。因为1957年赶上了反右派，1958年赶上了大跃进，1959年赶上了反右倾。这几年曾三下海河修堤筑坝，也曾派赴天津第二造纸厂搞技术革新。紧接着就是3年自然灾害。承蒙组织信任，我成了河北省委工作组的成员，又被派赴邯郸地区的落后社队（那时称“三类队”）去抓集体食堂，以保证贫下中农每天能吃到仅有的4两口粮。直到跟贫下中农一起都饿得眼丝充血、浑身浮肿的时候，我也就告别了大学生涯。用知识的秕谷当然不能养成知识的巨人。因为大学期间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我的古典文学知识当然非常肤浅；又由于先反美、后反修，先后学得的一点点外语也都成了

随风而逝的“洋屁”。所以对我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中西知识两茫然”。又加上大学毕业前体质虚弱，还有一门课程不及格，这就是体育。老师出于恻隐之心，让我单独做了一套体操，记得那时叫做劳卫操，算是补考过关，这才混到了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不过在“大革文化命”的红色风暴中，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了销毁“反动”物证，这张文凭被我亲手撕成了碎片。

由于血缘带来的海外关系，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执教，算是落实了对“可教育子女”的“给出路”政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老鼠崽子”得以进京，那真是齐天的洪福。这一晃又是14年。不过其间经历了“十年浩劫”，所以我在中学执教的时间实际上不足4年。这4年的粉笔生涯对我的提高，是初步学会了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减少了文章中的若干废话和病句，同时养成了提笔忘字之时勤翻《新华字典》的习惯。所以我现在的文章虽然没有像新派学者那样实现“话语转换”，但却比较清通畅晓，跟我的为人一样，像是一泓小溪，虽浅显但透明，绝不会给人以深不可测的神秘感。

如果说我也有什么学术生涯的话，那“生涯”是从“文革”后期开始的。因为“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的千钧棒抡得晕头转向，“文革”中期又在广阔天地脱胎换骨炼红心，哪里还会有心思和精力搞什么学术？再说，在那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岁月中，除开“上纲术”、“整人术”、“卖友术”、“卖身术”……真正的学术无一例外都属于禁区。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作为“五七战士”战天斗地的那些日子。我跟“五七战友”们从北京古老的德胜门拆下城砖，装上大车，靠人架辕，一直拉到昌平县沙河镇一带去垒猪圈。当大车的胶皮轱辘陷入泥沼时，“战友们”就会齐声高诵副统帅的语录鼓舞士气：“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死

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除了养猪，还要种菜。“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时掏粪似乎跟今天入洋行当白领一样，是一种令人艳羡的工作。因为干校在郊区，休假无定期，只有进城掏粪，才能多争取一点时间跟家人小聚，不致因革命而“东飞伯劳西飞燕”。于是，在北京的红霞公寓、人艺剧场以及一些大大小小的胡同，都留下过我掏粪的足迹。双手沾粪而不皱眉，成为了当时世界观得到改造的标志。“战友们”还在汇报演出时表演过一出群口快板，记得其中的两句是：“老三篇，记心头，站在粪车上雄赳赳。全心全意为人民，一颗红心要红透。”

我的心虽然还没有红透，但因为“复课闹革命”的需要，终于含泪告别了干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课堂。只不过那时课堂的盛况，已为当今的莘莘学子所难以想像。由于以造老师反的黄帅为榜样，以白卷英雄张铁生为榜样，北京市所有中小学的地板被撬，门窗被卸，不堪一击的玻璃几乎全被砸光。小将们不仅上课时恣意打闹说笑，甚至有人创造性地把安全套当气球吹着玩。接着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我至今仍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组织？究竟是否存在这种组织？为什么要清查这一组织？然而我竟奇迹般地成为了军宣队和专案组的审查对象，而审查的目的又全是出于对我的爱护，是为了让我短暂的历史能够清清楚楚，不留疑点。后来才知道我倍受青睐的原因，是我的一位同乡学友先在别一个单位被审查，而据副统帅的教导，“五·一六”组织的成员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全是靠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发展的。自以为接受再教育之后进步显著的我，又挨了当头一闷棍。

以我当时的觉悟水平和认识能力，的确无法看到曲折道路前面的光明前途，的确无法听到“于无声处”即将炸响的惊雷，我只感到置身于大黑暗与大空虚之中，无涯无

际，没有尽头。有人说，死亡构成了人类不可逾越无以替代的终极之苦。然而我在“文革”后期不仅求生不得，而且求死也不成——因为求死就是背叛革命，罪加一等，会掘墓鞭尸，株连九族。正是在这种生死两难的情况下，鲁迅著作成为了我人生的支点，成为了暗夜中仅存的一盏孤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充满辩证法的人生哲理，激励我反抗绝望，“内薄这空虚中的暗夜”；激励我效法《秋夜》里的那株枣树，用受伤的枝干铁似的直刺夜空。俗语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因为偶然的机遇，我被调进了鲁迅博物馆新设立的鲁迅研究室，无意于追求专家美名的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所谓鲁迅研究专家。所以，我衷心感谢使我绝处逢生的新时期，衷心感谢使我晚年有幸躬逢盛世的新时期！

打倒“四人帮”之后的 23 年几乎全是在书斋中度过的。迄今为止，我出版的专著有 10 余种，编选的书籍有数 10 种。如果抛开质量，只论数量，这些书摞起来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然而，这“等身”的著作中能够传诸后世的究竟能有多少呢？我说不清，只能留待岁月的流水去淘汰筛选。不过，我坚信，在学术日趋泡沫化的今天，在有人“板凳不坐一回冷，文章敢写整篇空”的今天，我这些枯涩的文字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部分能汇入绵延不绝的学术长河，浇灌未来岁月里将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学术园圃。因为我治学的原则是存真求实，而真实的东西生命总是不会枯竭的。想到这些，一贯有“大限意识”的我多少会因自身存在的些微价值而感到欣慰。

近 20 余年来，我除开像码字工一样码出了一些“有字之书”之外，还在两部“无字之书”上倾注了不少心血：这两部书一叫“学术讲演”，二叫“学术活动”。

大约从 1974 年开始，我就应邀到很多单位宣讲鲁迅：从机关、工厂、中小学到高校、科研单位，从国内到国外。至今为止，讲演的次数不下几百场，讲题不下几十个，但大多没有留存完整的讲稿。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每次会场的气氛都是比较热烈、比较活跃的。我讲演时不仅观点比较明确，而且有意援引一些准确而生动的事例，因而能够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我平生最厌恶、最鄙视那种搞理论花架子的人，写文章忌讳装腔作势，而应深入浅出，讲演时当然更注意追求学术性与生动性的统一。我虽然没有出版过讲演录一类著作，但我深信我的一些讲演能比较长远地留存在听众的记忆之中。

在组织鲁迅研究的学术活动方面，近些年也耗去了我的不少时间和精力。自从我主持鲁迅研究室的工作，特别是主持中国鲁迅研究会的会务之后，每年都要为确定一个中心议题而绞尽脑汁，都要为确定会址、筹募经费、安排会务而八方求援。作为国家一级学会，中国鲁迅研究会在册会员有 700 余人，常经费却仅 7000 元人民币。近 4 年来，由于社团处于整顿状态，经费一直截留，分文未获，迫使我不得不赤手空拳应付这种局面，维持一年至少一次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好在通过这种以文会友的学术联谊，发现了不少新人，引发了不少高论。这种学术收获，显然远胜于我个人发表几篇文章、印行几本书籍。我想，我即使为此作出了一些牺牲，也是得胜于失，是非常值得的。

今年我已临近“耳顺”之年，作以上表白，是为了有人在我身后考核我学术成绩的时候，能够将我的上述两部“无字之书”也予以考评，考评分数的高低倒真无所谓。记得薛昂夫的散曲《正宫·塞鸿秋》中，有“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练”之句。我目前虽然还没有老到“两鬓白如练”的地步，但的确已经感到暮气十足了。最突出

的表现，就是只要翻开书本或摊开稿纸，两张眼皮就会立刻开始互相吸引，抽烟、洗凉水、涂清凉油都无济于事。有人说这是男人更年期的现象，有人说是脑血管供血不足所致，有人说我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好在薛昂夫在《双调·蟾宫曲》中又说：“天地中间，生老病死，物理长情。”这是大彻大悟之言，因而面对老衰我并不感到恐惧。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是会在眼皮打架之时再翻翻书，再写点文章。为了形象地表现我目前的写作状态，特将这部学术随笔集命名为《倦眼矇眈集》，并冠以前言，以增进读者对我的了解，同时也作为对我已经流逝岁月的一点苦涩的忆念。

第一辑

鲁迅述林

鲁迅的魅力

日本朋友要我找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对鲁迅作一些通俗的介绍。大家知道，在中国现代，鲁迅是首屈一指的作家。他的作品又被世界各国译成了四五十种不同的文字；仅仅在日本，就出版了不同版本的鲁迅选集和全集。我记得早在 1909 年，日本的《日本和日本人》杂志就介绍了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共同从事的翻译活动。20 年代初，日本樱美林大学的老校长、已故清水安三先生就指出：“鲁迅是当代小说家里的第一号人物。”此后由于他的小说《故乡》被选进了日本的教材，鲁迅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可是，鲁迅又是一位世界级的作家。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人类。要介绍他，不论从什么角

度切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我现在“人在旅途”，手边连一本鲁迅的书都没有，只能从我的记忆里挖掘一些材料，向大家谈谈我心目中的鲁迅。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鲁迅有一些误解，认为他横眉怒目，尖酸刻薄，特别喜欢骂人，总之是一个冷酷的人，加上鲁迅在中国一度被“神化”——实际上是被政治化，即用他的某些言论为现行的政策服务，这就更使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鲁迅产生了隔膜。中国有句俗话，叫“厌恶和尚，恨及袈裟”。意思是：讨厌和尚，连和尚穿的衣服也感到厌恶。于是，真实的鲁迅就出现了变形。

那么，实际生活中的鲁迅是什么样子呢？根据鲁迅本人的作品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我试作一点简单描绘。

有人把鲁迅说成是酒鬼。有一张漫画，画面上的鲁迅躲在大酒缸后面，露出阴阳脸，醉眼朦胧看人生。鲁迅辩解：“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不过鲁迅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比如 1925 年端午节，他跟房东小姐俞芬、俞芳姐妹和学生许广平同饮，一人喝了六杯酒和五碗葡萄酒，不能自制，按了许广平的头，打了俞芬一拳，吓得三位小姐直跑，逃到鲁迅西三条寓所附近的白塔寺逛庙会去了。

又有人讽刺鲁迅满口黄牙——因为抽烟太多。这倒比较接近事实。鲁迅吸烟的方式是“连珠炮式”，即一支接一支，几乎用不着火柴，而且吸的大多是劣质的。他习惯夜间工作。凌晨一看，取暖用的炭盆里插满了香烟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这当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给恋人许广平的信中说：“今天我发现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我于这一点不知何以自制力竟这么薄弱，总是戒不掉。”（《两地